

人间有爱

□孙道荣

倾斜65度的阳光

阳光穿过云层,越过前面大楼的楼顶,闯进了我们的办公室。天气终于放晴了,连续阴雨了十来天,拧一把,每个人的心都能拧出一大盆水来。

他急急匆匆走到我身边,向我请假,回家去一趟。我看看时间,下午两点一刻。每次,只要天气晴朗,他都会在这个时间,请上半个小时假,回家转转。我对他的家庭情况了解得并不多,只知道他和奶奶生活在一起。他是个孤儿,是奶奶将他一手带大的。如今奶奶年纪大了,一个人在家不安全,常回去看看,是对的,好在单位离家不远,骑车十分钟就到了,所以,每次我都会准假。只是不太明白,他为什么总是选在这个时间回去,而且一定要在天气晴好的日子?

正好要到他家附近的一个单位谈一笔业务。我说,那我们一起去吧,你顺便从家里转一下,然后我们一起去谈业务。

骑着车,穿街过巷,阳光时而温暖地洒在我们身上。

拐进一条小巷,在一幢灰旧的居民楼前停了下来。四周都是高楼大厦,使得这幢老楼显得特别矮小,前面高楼的影子,像笼子一样,将老楼罩住。他说,我家就住在这里,进去坐坐?

我点点头。

走进楼洞,眼前骤然一暗,眼睛一时都适应不过来。

二楼。他掏出钥匙,打开了门。屋里很黯淡,里屋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:“是彬啊,你回来啦?”彬是他的名字。他大声应道,奶奶,是我,还有我领导,也顺路来看看你。

他招呼我在客厅坐下,便匆忙走进房间,抱了一床被子,走到阳台上。然后,又回到房间,搀扶着一位老太太,慢慢走了出来。我站起来,向老人问好。老人颤巍巍地笑笑。

他将老人搀到阳台上,我赶紧帮忙,上前将阳台的门拉开。很逼仄的老式阳台,摆着一张躺椅,躺椅上铺着一床棉被,几乎将整个阳台占满了,边上放着几盘花草。他将奶奶扶到躺椅上,躺下。我惊讶地看到,一道阳光正好洒在躺椅上,那是从前面两幢高楼的间隙,照射过来的。老人眯着眼睛,笑着说,老天终于放晴了,今天的太阳正好啊。

他帮奶奶压好被子:天气预报说,后面几天都是晴天呢。

老人用手遮在额前,那神情好哇。好了,彬,你快去上班吧。他附在奶奶耳边说,那等会你自己回房间时,小心点啊。

告别老人,走出门,他忽然站住了,和我聊起来。他说,因为前面的楼太高,阳光都被遮挡住了,每天只有下午2点半到3点半这一个小时时间,才能透进一点阳光,照到阳台上。这个时间的阳光,与地面正好处在65度角。他说,奶奶年纪大了,身体不好,腿脚也不方便,不能下楼晒太阳了,所以,只要晴天,有太阳,他就会回家,帮奶奶在阳台上放好躺椅,铺好被子,然后把奶奶搀到阳台上,躺着晒太阳。

原来是这样。我重重地拍拍他的肩膀。曾经有段时间,我对他经常上班中途请假,还有点看法呢。难得他这么孝顺,这么细心,这么周到。

他叹口气,告诉我,小时候,他家前面的大楼,就一幢幢矗立起来了,惟独他们这幢老楼,一直未拆迁。高高的大楼,将他们家整个笼罩在阴影中,几乎常年见不到阳光,晾晒的衣服,其实基本上都是干的。时间一久,整个老楼,都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气。但是,很奇怪,冬天,他盖的棉被,却总是暖暖的,蓬蓬松松的,弥散着一股阳光的气息。后来他才知道,只要天气晴朗,有太阳,奶奶都会准时赶回家,将他床上的棉被,拿到阳台上晒晒。太阳能照到他们家阳台上的时间,只有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,所以,奶奶拿去晒的,总是他的棉被。那时候,奶奶刚退休,帮人家做钟点工,他和顾主只有一个要求,就是天晴的时候,下午2点半钟,放假让她回一趟家。

他的眼睛,湿湿的。他说,小时候,他穿的衣服,总是干干净净,从他身上,你几乎嗅不到一点老楼的霉旧灰暗气息。他说,奶奶把所有能照到他们家的阳光,都照射到他的衣服和被子上了啊。他坚定地挥挥手说,现在,我最大的目标,就是尽快买一幢能经常晒到阳光的房子,让奶奶在阳光下安享晚年。

我相信他能做到。

回头,前面大楼的影子,已经笼罩了这幢老式居民楼,但我却隐约看见,另一束阳光,一直照射着它,温暖,明亮,持久。

微型小说

我是在离婚两年后碰到前妻蒋芳的。那时候离婚大战已经烟消云散尘埃落定,人就是这么奇怪,在一起的时候如仇敌相见分外眼红,等两个人都受伤倒下,远离了婚姻这个前阵地的时候会思念起曾经的敌人,不经意间还会涌起化敌为友的冲动。

那个夏至的夜晚我百无聊赖地在卫河边散步,鬼使神差地闯入了一群老年人中间。卫河边有一个公园,绿柳岸边,音乐声在枝叶间缠绕,使夜的气氛变得淡定从容。老年人结对跳着交谊舞,那个扎着灰白马尾辫的瘦老头很明显是这里的领袖,正搂着一个略胖些的老太太指点她的步伐。老太太不时在音乐里绊脚,脸上露出羞赧的笑。

我想起来,那年厂团委举办舞会,我就是这样笑的。蒋芳当年是厂里的文艺骨干,活跃分子,她被厂团委指定为那场舞会的老师。她的左手搭在我的肩上,右手和我的左手紧扣在一起,嘴里念着一二三。我低头看着脚下,即便如此还是像走在田埂上,一不留神就要倒下。我似乎永远不能把耳朵和脚丫统一起来,顾此失彼,一曲下来就汗流浃背就像落汤的公鸡。蒋芳说,跟你跳舞比抱着一头熊都累。她鼻尖上渗着汗珠,那嗔怪的模样十分好看。教会每个青年跳舞是他们这些跳舞老师的政治任务,被教会的人放了单飞,可以去跟任何人跳舞。我的笨是我的幸运,因为笨,蒋芳准备在我身上耗费毕生心血。经过了几个周末,我终于明白了慢三步是怎么回事,慢三步就是后来我所知道的

田纳西华尔兹

□朱宏

华尔兹。我的进步也终止于此,快四,不会,快三,不会,自由步,更不会。我只会最简单的华尔兹,直来直去的,划船步做梦也学不会。因此以后的舞会我还是参加的,只是常作壁上观,把自己观成一尊雕塑。只有在慢三音乐的前奏荡漾起来的时候我的心里才蠢蠢欲动,但是我不敢去主动邀请女孩子跳舞,如果不幸邀到一个舞性很好的女孩,那可要露怯了,她们的划船步危险得像绊马索。我的老师,我可爱的蒋老师总会从舞蹈的海洋里奋不顾身地朝我游过来,然后把我拉下水去。有她带着,我内心充满了安全感,不怕沉入水底。

那时候露天的、室内的歌舞厅如雨后春笋般地从陈旧的建筑物里、从彩条布围成的空地上破土而出,为我们恶补业余文化生活的空虚。我们从因此从团委的周末舞会上跳到了街头,从周一跳到周五。在蒋芳无数次将我的手攥在她的手心里的时候,我终于把她的心攥在了我的手心。蒋老师于是变成了蒋芳或者芳。

我想如果我们不离婚的话,今天我们会在这个公园等待华尔兹响起。我这么想的时候华尔兹就真的响起来了。我把左手举高,把右臂环绕过来,搂着虚拟的蒋芳,在场边挪动着步子。我的华尔兹的步伐这时候已经很像模像样了。但我并没有向舞池的深处游去,我这个形单影只的舞者只配在池边做一条溜边的黄花鱼。

我华尔兹步伐的进步得益于蒋芳的同学冉小娜,那时候蒋芳已经不跳舞了,她下班后只在厨房里、在洗衣机边独舞,那个独舞的姿态并不好看,邋里邋遢的。而我却精力旺盛,寻觅到了冉小娜这个新的舞伴。冉小娜欣赏我的舞姿,把我捧得仿佛是舞林高手。有时我们也在床上比划华尔

兹的动作。我和冉小娜跳着跳着,回望了一下,发现我们已经游到了无边无垠的大海中央,我知道我已经无力游到岸边了。而我和冉小娜都意识到危险的时候,两入也只有各自逃命了。

我在老年人的舞池边搂着虚拟的蒋芳,心里在不住地叹着气。嗖的一束光击中了我。我不知道那束光来自何处,也不知道是灼热还是冰冷,光束逼迫我收起了动作。我在岸边坐下,寻找那束光源。终于在目光穿过了舞池中的人群后找到了那束光源所在。蒋芳,鲜活的蒋芳正在彼岸冷静地欣赏老年人的舞姿,间或把目光释放过来,击得我几欲晕厥。

又一首华尔兹舞曲响起,是那首我和蒋芳跳过无数次的《田纳西华尔兹》。我鼓起勇气,绕过了漫长的海岸线。我对蒋芳说,真巧。蒋芳翘起嘴角笑了一笑,轻得像这个初夏的风。我说跳一曲吧,并且伸手做了个邀请的姿势。蒋芳把手搭上来,我们缓缓地滑进了田纳西华尔兹。这大概是我跳得最投入的一次,投入得忘记了所在何时何处。田纳西华尔兹,令人心醉的华尔兹啊。

我和蒋芳的缘分也许只剩下了这支华尔兹。跳完了这首曲子,蒋芳就告辞了。临走时她说,你知道吗,这不光是一首曲子,有歌词的。

我不知道蒋芳这句话到底是何寓意,回到家赶紧上网查找《田纳西华尔兹》的资料。美国著名的女歌手Patti Page用上世纪50年代的声音唱道:当我和我的亲爱的共舞田纳西华尔兹时/碰巧遇上我的一位老朋友/把她介绍给我的心上人/但他们跳舞时/朋友从我身边偷走了我的甜心……

优美的旋律掩盖不了忧伤,掩盖不了世纪的忧伤弥漫在我的房间,并慢慢地把我淹没了。



最是难忘

□魏得强

世态万象

□易水寒

局长的唱腔最动听

我们局长喜欢上了唱戏,这个秘密首先是我发现的,那一次下班后全局的人都走了,我回来拿东西,听到了局长一个人在吼。

局长吼的是曲剧《卷席筒》名段中小苍娃的唱腔。之所以说他“吼”,是因为局长的五音太差劲儿,调子跑得几里路都找不回。

我怀疑局长是受了什么刺激,才自己折磨自己的,后来大伙都发现,局长的确是在练戏,上厕所的时候唱,走路的时候也唱,而且非常投入,甚至手机铃声都设置成了戏曲。快五十岁的人了,难道也有了恋戏情结?局长的反常变化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兴趣。有人说,局长这是在为春节的节目作准备呢,去年春节联欢时,大家击鼓传花表演节目,传到局长手里,没办法,他唱了一首《驼铃》,刚一出口,就把一群人笑得险些岔了腰;还有人说,听说局长现在喜欢上了秘书小汪,小汪的父亲是个老戏迷,这曲曲线恋爱。我同意第二种说法,局长就是局长,弯弯肠子比我们多呀。

时间长了,我们发现局长唱的只有一段戏,还是那一段小苍娃。有一次又被我碰到,我竟然发现局长边唱边流泪,旁边的小汪还给他递毛巾呢。看来,局长真的入“戏”了。

一个月后,我和局长一块外出办事,中午的时候局长说:“今天是我老父亲的80岁生日,我得回老家一趟。”只有一辆车,我回程也没有车了,我也巴不得有机会巴结局长一下,就强烈要求和他同行。

局长的老家很偏僻,但我们到家时,家里已经是很热闹了,他的几个哥哥姐姐早来了,一个个忙着做菜,收拾院子,看到我们来了赶紧让座。局长并

没有像客人一样坐下,而是急急地问:“咱爸呢?”大伙一指中间说:“谁叫都不出来,专等你回来呢。”局长赶紧朝内屋走去,我看到,一位年近八十岁的老人呆坐在那里,手里拿着一把二胡,小心地抚弄着。局长说:“爸,我是虎子,我回来了,咱再来一段小苍娃吧。”呆滞的老人忽然一下子来了精神,拉着局长的手不放,然后很顺从地来到客厅,坐下来开始调弄。不一会儿就唧唧呀呀拉起来了,这边局长果然唱起了小苍娃。二胡拉得很一般,局长的调子唱得依然很跑调,但是我看到他们两个人都很投入。唱完了,一群人都鼓起掌来,局长拉着老人的手说:“爸,你等着,下次回来咱唱《秦雪梅吊孝》,你要好好练习呀。”老人很激动,竟然咧开嘴笑了。

想不到局长父子还有这种情调,回去的路上我不禁羡慕起来。局长眼里忽然有了泪花,他对我说:“小魏,我知道,你们误解了我,我嗓子不行,我最不愿意唱戏的。但是我父亲几十年来都喜欢拉二胡,可因为他的水平差,没有一个会唱戏的愿意和他一起唱,他曾让我们兄弟几个配合他,我笑着答应他,等我学会了一定唱给你听。我本来是应付他,可是去年他得了老年痴呆症,连身边的人都记不得了,我一回来,他就高兴得像个孩子。于是我就决定和父亲合作一次,看到父亲高兴,我还怕什么跑调不跑调呢?看你的身体,也不知道能不能熬过这一个冬天了。”

看着伤感的局长,我忽然被他们父子之间的亲情深深感动。一路上,我们都静默不说话,但局长那唧唧呀呀的戏词,却不停地回响在我的耳边。我对戏曲多少有些喜爱,但我分明感觉到,局长的唱腔,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唱腔。

拒绝挟持 (外一篇)

公交车突然拐了弯儿,插进胡同里。乘客都知道,司机这是在抄近路,可以节省出五六分钟的时间。但是抄近路就得绕过一个站点。好在,那个站点下车的人很少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可这次司机失算了。一个乘客大喊,停车停车!司机,你为什么不在站点停车?司机说,你没见前面堵车吗?乘客说,堵车你也得在站点停车呀。

司机说,要不你在这里下车。

乘客说,不到站我怎么下车?

司机说,凭什么让这么多人等你一个人?你问问,谁不想抄近路?

我说,我不想。

司机愣了。乘客也愣了。后来,司机只好拐回那个站点停下来。

司机明显在拿全车乘客为他自己赶时间找理由。我不能受这个挟持。既然制定了规则,受益者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遵守,否则干脆不制定。不然的话,下一个被扔在半路的就是你。

妄想狂

世俗事业的成功高度,跟妄想症几乎成正比。重庆一位富豪,曾把一个手工作坊带成了数亿元的大型企业,后来,他要把企业打造成“世界性财团”,结果资金链断裂,公司轰然坍塌,他自己也锒铛入狱。出狱后,他痴痴癫癫,整天跟人谈自己当年的辉煌历史。或问,这只是极个别的例子吧?要我看,他自己疯掉,还算是负责的表现,起码以自己的不幸作为当初妄自尊大的代价。而有些政企单位的决策者,一直处于妄想状态中,却因为还没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而继续在岗发病。

他们几乎没有做过任何具体的事,作为妄想症患者,他们平时都是动嘴一族,站在高处指手画脚,极度脱离现实,动辄“这还不简单”“那还不简单”!不明了一事一物的难处。他们的指手画脚,若是偶尔成功过一次,就更可怕。因为他认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,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风格就会继续发扬下去。

仔细打量一下,你身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人?